

1.

悲情時代淬鍊藝壇奇才

趙春翔生於河南省太康縣，出身自書香傳家的名望家族。

前清秀才的父親是他最早的藝術啟蒙老師，還教他孔子、孟子的哲學思想，對於待人接物有深刻的認識。

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習藝期間，得林風眠、潘天壽、方幹民等教授指導，真正進入藝術之門。



【本頁圖】

趙春翔（右）與于斌樞機主教合影。

【左頁圖】

趙春翔，〈賞樂圖〉（局部），彩墨、紙本，
147×47cm，1952。

捨安逐夢·一生追求絕對藝術

1910年2月25日，趙春翔出生於河南省太康縣頗負名望的書香世家。父親趙成修，字夢梅，飽讀四書、五經，書畫、詩詞等，各類文藝造詣均富，乃前清秀才，也是河南五大書家。此時正值初春時節，趙夢梅得知喜獲麟兒、雀躍萬分，當他凝視著抱在懷中的次子，眉目清秀的模樣十分可愛，尤其哭聲響亮，他欣喜若狂、開心至極，以文人詩性情懷從自然當中應生而出的靈感，取名「春翔」，希望懷中的男孩像春天的鳥兒一樣，能夠自由自在地翱翔在無盡的天際裡。果不其然，日後的趙春翔不負期許，為了實現心中追尋藝術的理想，捨棄可以安定的日子，只為「逐夢」而遨遊世界，孤獨一生追求「絕對藝術」，最後旅居世界藝術之都紐約奮鬥長達三十二年，揚名國際藝壇，成為將東方藝術注入西方藝術主流的先驅！

童年時期，趙春翔接受父親初期的國學與藝術的啟蒙教育。生性開朗、樂觀的他，尤其喜歡待在田間野趣中探索自然，家中宅院書房裡，那些羅列成堆的古書畫冊，則是他滿足知識慾望的小小天地，最沒有壓力與波折的快樂時光讓他優游自在！趙家在當地頗有名望，趙父是前清的秀才，各類文藝樣樣精通，深受當地鄉民的愛戴與尊敬。趙春翔的祖父與叔公也皆為前清的舉人，祖父是文舉、叔公則是個武舉。嚴守紀律的趙夢梅相當重視家庭教育，經常耳提面命的提醒子女們，平日就要妥善利用零碎的時間來閱讀，或者練練毛筆字，養成善用時間的好習慣。趙春翔的母親李氏，則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個性溫和含蓄，相夫教子、勤儉持家。在日常生活中，她非常重視子女們的言行舉止和規範，對於操守觀念更加嚴格端正。她經常告誡他們說：「別人的東西絕不沾手！」由於父母在其童年給予嚴正的品德教育，形成了他日後待人接物和對自我要求上絕對「律己善群」的完美性格，也讓趙春翔經常回憶與感恩。

趙春翔自幼天資聰穎、聰明過人，對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常常充滿著好奇心，任何新鮮有趣的事物對於他來說，都像如獲至寶般的快樂。趙春翔年約四歲的時候，就在離家不遠的一座佛寺裡，接受了啟蒙教育。在自述裡他曾

提到：「這座獨立寺院建築得相當精緻寬大，附近富有人家時常借用寺院的後廂房。為了祭祖或送終大典時，從遠方請一批紙紮匠及畫工，做一些童男玉女及棺木蓋罩，在罩的周圍及閣樓式的上蓋，經常畫些升天的故事，以象徵超渡的意義。當畫工用他的禿筆熟練著色，再用小尖筆迅速的鈎些亂線條，幾個人像已是栩栩如生了。一位老畫工看我瞧得這麼出神，就告訴我說：『這是八仙啊！』我內心實在迷惑得很，一個人能在短的時間內，在一片空白的紙上點化成飛舞的八仙，這人一定是個大仙人了。」在趙春翔小小的腦袋裡充滿了異想奇幻的圖像，也許就在這個時候，他已開始對「繪畫」產生了好奇心。

除了佛寺老畫工的影響，趙夢梅廣博的教育觀念也給他很大的學習空間。在趙春翔六歲時，父親初次教他認字，他以條件交換要求父親：「爸爸，您得先在石版上畫畫給我，我才要去認那個『人』字」。話說，趙夢梅平生以畫畫自娛，在書齋裡存放了不少古籍字畫；宋體木板印的古詩、綱鑑；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三國誌》、《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其它如老莊、《老殘遊記》等

趙春翔，〈待母圖〉，壓克力、彩墨，94×173cm，1988。





趙春翔從小最感興趣的是他父親的繪畫稿本，他自己後來也畫有許多本，此為趙春翔早期筆記本中的速寫。

也都收納其中。而讓趙春翔最感興趣的是父親所積存的一些繪畫稿本，畫稿中的小品花鳥、草蟲、小動物等最合他的意呢！「那時候也不知道父親是怎麼搜羅來這麼多的稿本，這些東西，對於當時的我也沒有下意識的存在性，不過在我的內心裡覺得，家裡最值得我心愛的寶貴東西，就算是那網一堆的稿本了，那裡面，包藏了多少奇妙、不可言傳的玩意啊！」每當父親外出遠遊時，就是趙春翔最開心的時候了！他總會趁機從那些成箱成捆的白描棉紙、稿本堆裡，一張張仔細的翻搜、欣賞和閱覽，大半日都沉浸在畫稿的世界中。

之後，趙春翔進到村子裡的小學就讀，學校的李老師有個比趙春翔年紀約大兩歲的兒子，他們經常相約在午飯後到學校附近犁過的田池裡尋找一些乾透的黃土塊，再用小刀在泥塊上這邊挖挖、那邊鑿鑿的，不一會兒，一個栩栩如生的泥雕人物立刻顯現在眼前。這等厲害的功夫，讓趙春翔對這位哥哥感到十分地佩服，自己也屢屢嘗試用刀子雕塑泥塊，雖然並不盡滿意，然而，生活技藝上的各種興趣都讓他陶醉在無限的樂趣中。生活中的點滴，不知不覺地讓他產生了對藝術濃厚的興趣。他回憶道：「最不能忘的，是我們將用久了的寫字石版上，用瓦片和水在石版上磨洗的時候，瓦末與水慢慢的成為流漿，再將石版豎立起來，任其自然流下，石版的本身是瀝青顏色，瓦末為淡灰，立刻兩種不同色彩前後距離分明，幻象百出，或為山，或為水，或為雲，或為霧；或為冰箸，為狼牙、為垂柳迎風……這種任意成像的『興致玩意』，對於童年滿懷好奇直覺的我，不知又添加了幾許的宇宙神祕感。」道家所言「物」即自然，由物生「無」轉化為意象，亦即在自然中汲取靈

感，創生各種造型意象的遊戲方式，猶如老子的觀念：「『無』是道之體，『有』是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盡物之性、生發於任形成象的意境當中。我們可以想像趙春翔的童年生活既是豐富的、充滿性靈啟發的，也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詩意和愜意！

這般充沛的內在意識成為一股堅苦卓絕的力量，不但培養了趙春翔日後對於藝術的崇高嚮往與追尋的堅決意志，中年之際，當他隻身一人前往陌生國度實現理想時，美好的回憶也變成了思鄉惆悵、孤獨難耐的唯一寄託。

關鍵時刻—— 「杭藝」四年成就藝術底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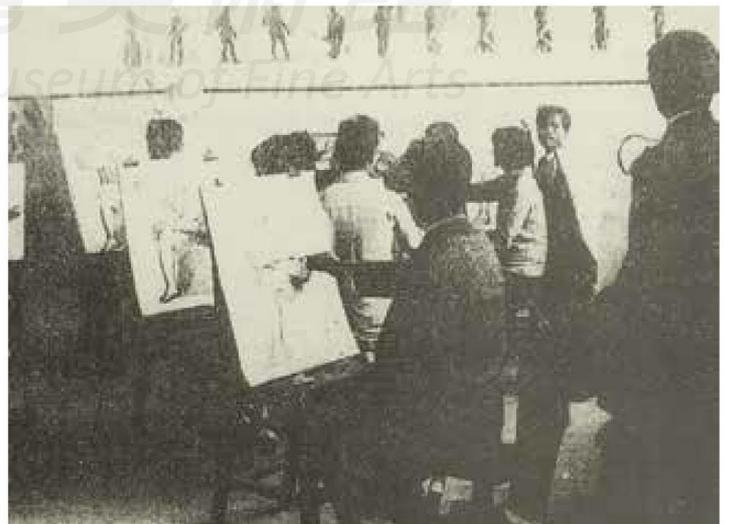
1926年趙春翔進入河南第一師範學校就讀，在分組選修時，他違背父親的建議，選擇夢寐以求的藝術科。然而就如他在自述中所提：「六年的中學生活，完全在五四運動的餘浪中，咆哮似的度過……」所幸趙春翔得到國立北平藝專畢業、以水彩畫見長的李劍晨老師教導，國學方面則受到權威教授張默生的指導，了解到儒、釋、道的哲學精要，尤其鑽入了老莊思想的深奧學理中，從此成為他最熱愛的思想觀念。兩位老師的教誨，讓他沉浸在中國藝術博大精深的意境當中。

（左圖）

1930年代國立杭州藝專校園一景。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1930年代國立杭州藝專繪畫教室上課一景。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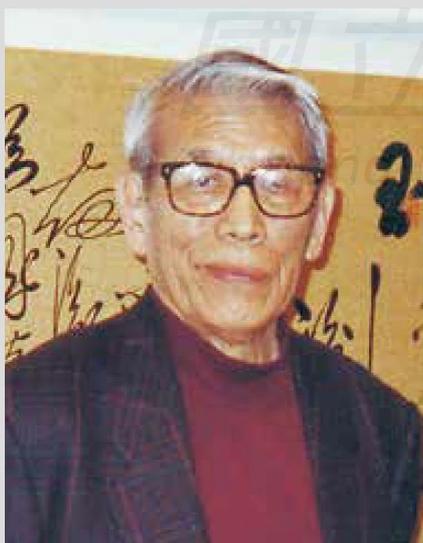


六年的師範生活裡，充滿了革新與改變的氛圍，讓趙春翔著實感受到西方現代化的新刺激，因此，創新的思維也悄悄地在他的心中醞釀，埋下他走出傳統、革新中國書畫藝術的念頭。1931年趙春翔以第一名優異的成績畢業，隨後在河南省的第十小學和鄭州中學擔任幾年的教職。1934年，趙春翔繼續進修，以優秀的成績如願進入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簡稱杭州藝專）繪畫系進修。

杭州藝專1928年成立之初，就以「介紹西洋藝術；整理中國藝術；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為宗旨，分有專科部和高中部，吸引不少優秀的藝術青年學子報考，當年，同時期考進去高中部的學生如朱德群（1920-2014）、趙無極（1921-2013）、吳冠中（1919-2010）等，大家彼此在學校裡就熟識，互相砥礪學習，畢業之後，大家在世界各地藝壇發展，各領風騷，都創造了中國繪畫內涵的新境界，成為中國現代藝術發展裡不可或缺的重要藝術大家。

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自古以來是大江南北文物鼎盛之古都大邑，亦為江南歷代文人雅士匯聚之所。趙春翔如此形容杭州：「在我的感覺裡，她是一個含情裸臥的處女，那終年四季慣有的毛毛細雨，給她披上一件薄薄的細紗，晚風懶洋洋的吹拂，遠處傳來低沉

趙春翔在杭州藝專同學朱德群（左）、趙無極（中）、吳冠中（右）都成為藝術大家。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左圖〕
林風眠為《趙春翔畫集》題字。

〔右圖〕
留法的藝術家林風眠當年曾負責杭州藝專組校。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的鐘鼓聲，情侶依偎著，任畫舫隨波蕩漾，……殘雪、柳浪、春曉、秋月、夕照等都是這傾國傾城的西子逗人心魂的嫵媚處。」杭州藝專就設立在環山抱水、湖面春漾的孤山前的哈同花園裡，由留法的林風眠（1900-1991）負責組校，聘請國內知名的藝術家教授，也聘請多位外籍教授講學，教學方法充分發揮個別輔導的自由方式，能夠針對學生個別作品及問題指導，實為當時國內的藝專不可多得之創舉！當趙春翔進入杭州藝專西畫系就讀時已經二十五歲了。四年學習當中，他比別的同学更懂得珍惜時間，全心投入於藝術知識的獲得與繪畫創作能量的累積，這才算是真正踏入了藝術之門。

趙春翔，〈杭州藝專時期習作〉，鉛筆、炭筆，1937。

杭州藝專由於受到當時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號召，也獲得學者蔣夢麟等人的全力支持，在創校時所邀請的師資皆為一時之選，其中包括林風眠、林文錚、吳大羽、劉開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師，清一色都是留學法國的。在當時放眼望去，哪所學校能夠出現像這樣開放自由的學風和洋化的師資陣容？



趙春翔提到：「我在藝專求學時期，多是由林風眠、潘天壽和方幹民等諸位先生所指導。」由於學校的設備新穎，美術史的課程都使用幻燈機放映，圖書館也收藏全世界各國的藝術雜誌、報紙書籍畫冊，以及中國古今藝術專書畫冊，任由學生借閱、足以博覽群書。趙春翔說：「我每晚都要到圖書館，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到當時所印行的達達及超現實前期作品，大都逐一翻閱過，單是文藝復興一套四十巨冊，就足夠翻上大半年了。」如此戰亂的年代，趙春翔仍充滿渴望與竭盡心力，把自己當作海綿般努力地汲取中西藝術的精要，並且完全埋進書堆裡苦讀，渾然忘我的學習精神與態度，奠基了他日後深沉的藝術文化底蘊。

絕處逢生·自喻他鄉孤鳥

趙春翔出生與成長的年代，適逢中國帝制終結，內憂外患紛擾不斷的時期，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到1937年期間，經歷了國民革命軍北伐、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萬寶山事件和盧溝橋事變。這些血淋淋的殘暴劣行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無不激憤。愛國的大學生揭起了「五四運動」，從示威抗議深化為一場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熱血青年們紛紛持旗遊行、貼標語、喊口號、寫宣傳文章、演新

劇，具體表態「誓死不作亡國奴」！年少輕狂的趙春翔血氣方剛，也曾經起了參加學生運動的念頭，但是當時年紀尚小，趙父因此告誡：「學生把功課唸得好，將來成為有用的人，也是愛國的表現。」後來，對日抗戰

趙春翔擔任中國西北青年營藝術系主任兼導師，為著軍裝的年輕學子示範作畫。





【關鍵詞】上德不德，是為至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老子·道德經第38章

其意解釋為：「上德的人，以道為準則，不特別求德，所以反而是有德的人。下德的人，刻意的求德，所以反而是沒有德的人。上德的人，順應自然無為而心沒有什麼刻意的作為；下德的人，表面上雖然順應自然但心卻是刻意的有作為。」

趙春翔自幼從父指導，熟讀四書五經、老莊哲理。在河南師院就讀期間，深受國學大師張默生的指導，諳熟中國傳統書畫的精髓，並將義理反求諸己，追求藝術的最高境界。

〔左上圖〕

作者郭博州拜訪恩師趙春翔就讀過的「中國美術學院」（前身即杭州藝專）。

〔左下圖〕

現今的中國美術學院。圖片來源：郭博州攝影提供。

激烈膠著，水深火熱的艱困環境中，新觀念和新思想興起，當時的書籍與刊物，大肆宣揚國仇家恨、同仇敵愾的情緒，趙春翔在這樣的刺激下，只恨自己沒有能力為國家多做事。

抗戰初期，杭州藝專歷經十次遷校，輾轉至雲南昆明復校，趙春翔回憶了這段歷程：「日本人登陸上海，學校倉皇撤退，所有的圖書只運出兩小船，輾轉至湖南沅陵與國立北平藝專合校為國立藝專，兩船重要圖書尚未開箱，又後撤至雲南昆明建校……。」暫居昆明的趙春翔，不久又碰到重慶大轟炸，難民到處流竄，人心惶惶不安，新仇舊恨血債血還，前方的將士奮勇殺敵，後方的民眾慷慨捐輸，全民起而抗戰到底。

不久，趙春翔從杭州藝專畢業，他選擇續留昆明，離校後的四個月，雲南省綏靖公署邀請他參與合作計畫，打算彩繪完成昆明市中心鼓樓四面臨街的八幅50呎×30呎以上的抗日宣傳大壁畫，標題寫著：「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到底」、「十萬青年十萬軍」、「前方殺敵，後方捐獻」等。趙春翔不計酬勞的參與這項愛國工作，只希望能幫艱困的國家多做一點事，正合他在河南師範學院的恩師張默生所說的：「上德不



趙春翔，〈萍蹤萬里懷鄉淚 流水落華拱秋風〉，118×55cm，1950。

德，是為至德」（老子·道德經）的理想，以及中庸之道理：「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同參矣。」趙春翔的心中所秉持著的就是能夠盡到自己的本性，以藝術度化眾人，能夠贊助天地的化育，與天地一家。由於雲南壁畫的大成功，訊息傳到當時由于斌樞機主教所主持的益世服務團，他們便邀請趙春翔加入製作更大型壁畫的行列，沿著滇緬公路延伸到千里之外的蠻夷族聚居，包含大理、麗江等縣的大型壁畫工程。趙春翔不但欣然答應，且婉拒酬勞。沒想到這樣出自善意的舉動，讓于斌樞機主教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這個無心插柳的舉動也為他埋下人生日後轉折發展的機會。

後來，趙春翔因應國家宣傳救國思想的需要，也因為個人強烈的愛國心驅使，他又「輾轉到大西北終年積雪的祁連山下，與哈薩克同胞在群山裡居住半年，作畫一百餘幅……。」當時藝術用品奇缺，趙春翔只能藉由水墨、棉紙作畫，將

大西北的文物風貌、積雪幻變的祈連雪山、連綿萬里的平沙和豪邁峻偉的大長城……壯麗景貌，全都轉移到筆墨表現上，從墨韻筆染、鋒頭運筆當中，盡情道出內心激情萬千的愛國情懷。這也印證了他立志「以藝報國、當仁不讓」的胸襟大志！他在回憶錄中記載著：「工作是疲憊的，但心情卻是無比快樂，總算讓自己感受到那種貼近時代脈動，與家國休戚與共的使命感！」趙春翔非常慶幸自己能夠參與抗日救國的行列，也為能夠完成使命而相當自豪，在日後的生活裡，曾屢次向一些至親好友透露這段他曾參與過抗日救國的英勇往事。



年輕時的趙春翔與夫人劉雪琴。

世事難料·倉促抵臺

1945年8月中日戰爭結束，正當舉國歡騰之際，國共的紛擾又起，在危急之際，趙春翔跳脫不開詭譎多變的政治漩渦，必須面臨人生中最無奈的選擇，也或許，在他的心中也暗藏著面對新契機的念頭。1948年，在大陸變色前夕，某天深夜一陣陣急迫的敲門聲，從沉睡朦朧中被叫醒，開門見國民黨工無由亂序的說了一番話，匆匆地催促他逃難，隻身

〔左圖〕
1951年，政工幹部學校聘請趙春翔擔任副教授之聘書。

〔右圖〕
1950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聘請趙春翔擔任藝術學系兼任講師之聘書。



一人趕搭飛機輾轉飛抵臺灣。這一驚恐的選擇，讓他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長別留在大陸的獨子、至親手足和故鄉家園。翌年，他的太太劉雪琴才帶著女兒萱萱和娘家姥姥由上海抵臺，在臺北重逢，一家人先被安排住進屏東小鎮生活。爾後，其妻在中部苗栗的小醫院找到醫師工作，為求便於照顧幼女，她獨自攜女定居苗栗，而趙春翔則北上謀職，一邊作畫一邊等待工作機會。

1951年，情況總算有了好轉，趙春翔因為有杭州藝專的正式學歷，又有西北訓練團藝術系主任的經歷，便進入位於北投的「政工幹部學校」（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任教。1953年，再轉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擔任教職，專任教授水彩畫。然而，當時臺灣社會環境相對封閉，一些本土的藝術教師和先到的大陸學者對他並不怎麼友善，某些舉動經常讓他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趙春翔就曾與系主任黃君璧教授有過「拍桌對罵」的紀錄，起因在雙方對於作畫與教學理念有嚴重分歧。可見他在當時已有創新的藝術教學理念，只是不能見容於相對保守的校園陳規。在萬念俱灰的挫折感中，萌生了出國進修的念頭。

關鍵人物——于斌樞機主教的援助

在抗戰期間，趙春翔瘋狂地投身於昆明市區愛國壁畫的彩繪製作，內容呈現出鮮明的國家時事而深獲各界好評。當時，于斌樞機主教也路過昆明，對於趙春翔的愛國熱忱與熟練的繪畫技巧非常的讚賞，就囑咐他再為政府沿著滇緬公路繼續繪製壁畫。這項龐大艱鉅的工程為期數月，然而，趙春翔不但沒有顯露出一絲絲的難色，還自掏腰包購買繪畫材料。于斌感動之餘，拿了一袋錢準備交給他作為辛苦創作壁畫的酬勞，偏偏趙春翔認為救國紓難為一己之責，堅持不肯收下，于斌在拗不過趙春翔的堅持下，索性從袋中抽回少部分的錢，再將餘款硬是塞到趙春翔的手裡。這樣一段彼此真誠的交誼，讓于斌感動萬分而且印象深刻。

1955年，于斌又再度成為趙春翔生命中的貴人。當趙春翔在臺灣省立師

範學院任教，有感於當時臺灣藝術與學術圈瀰漫濃厚的保守氛圍，尤其僵化的教學方式及出現傾軋嚴重的派系紛爭都讓他感到灰心，便興起了出國進修的念頭。曾在抗戰期間熟識的于斌樞機主教，當年赴美宣教前在臺北做短暫停留，戰亂期間兩人培養出來的革命情感，在臺北久別重逢恍如隔世，從趙春翔口中得知想出國深造的想法，于斌當下決定推薦並資助他前往西班牙留學，一償多年來的夢想。11月5日，趙春翔如願踏上負笈西班牙留學的嶄新之路，展開追求現代藝術的美好人生，而妻子和女兒則續留臺灣。這一出走，猶如無法歸鄉的他鄉孤鳥。

途中轉機到香港過夜，那晚他在日記中寫到：「入晚我將要離開香港，首途西班牙，內心裡充滿了無限的哀情。我覺得隻身孤單，浮萍也似地漂失在海上；幾千萬嘆息，訴不出離別的哀戀感嘆！……人生是夢吧？我慨然的遠求，我覺得大可不必。我感覺一切都是空虛得很！往年對於家的依戀，是為父母的慈愛和妻的溫情；而今又在心坎裡多添一種無比的想念，就是對於孩子的關懷，他們都遠在海的那邊了……大海和夜空混為一片，浪花同星斗上下交映；迷茫中咆哮著迷人的感傷啊！生命和海流有何不同？……」離情的沉重與不捨，亦如詩性般的悲情感嘆。這是親情和理想交互掙扎，任憑寸心絲麻萬千愁緒，理想在即，趙春翔毅然決然地踏上追求藝術夢想的未知前程。



趙春翔，〈慈母圖〉，彩墨、紙本，68×34cm，1957。